

乐观武阿姨出舱再做志愿者

己的初步设想时,不少志愿者表示支持。有的人建议,组建一个灯光秀策划群,邀请更多有设计特长的居民加入;有的人则表示,自己善于沟通,主动承担协调本楼栋居民开关灯的联动……我从这些“金点子”中获得更多灵感,先提前为小区拍下第一张“全家福”,在照片上画出“I LOVE SH”图案,再找到涉及的楼号和房号,请楼栋志愿者一起和邻居进行沟通。经过四天的设计、沟通、模拟演示后,我们决定,在3月的最后一天推出这场魔幻灯光秀。

3月31日20时30分,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,眼看着数百家的灯光慢慢熄灭,几十盏橘黄色、白色灯光构成了一幅“I LOVE SH”画面……此时,我迅速按下快门,为小区拍摄了第二张“全家福”,并拍摄了一段灯光秀视频。魔幻灯光秀能完美呈现,是小区900余户居民齐心协力的成果。

灯光秀“谢幕”后,我在照片上写道:上海由无数个默默无闻的家庭组成,正如下图中的字母排列。他们或许并不完美,但他们海纳百川、不畏艰难、开拓创新、积极进取,造就了今天的上海。

我爱上海!我们希望将这张照片献给所有抗疫工作的组织者、医务工作者、基层工作人员、志愿者、支援者、小哥们,以及我们未能用文字表达的其他人。

在上海1.3万个居家管理住宅小区中,很多居民志愿者和我一样,为身边人送去关爱,用温暖驱散疫情的阴霾。 **新民**

“ 我现在的想法,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,希望上海尽快康复。等康复了,我也想到晚报报社去看看。 ”

我是武银屏,老多人叫我“武阿姨”。因为一段录音,人家讲我乐观、开朗。实际上,在上海每一个楼栋里,都有这样的正能量角色。

4月22日,我出了方舱。居家隔离期满,我提出要继续当志愿者,居委会也同意了。5月1日,我就“返岗”了。工作么,就是提前帮助核酸检测点消消毒,清点一下人数。

小区降为防范区后,不做核酸,我们每天做抗原。我负责每天收集抗原结果,然后统一发给居委会。有两个老人,不会用智能手机。我就等他们抗原做好,上门拍照,一起上传。

我一直说,阿拉要“拎得清”。我就蛮注意的,不去麻烦别人。儿子给我送过几次菜,我叫他别送了。街道发菜的,而且我还可以订居委会的大礼包,东西都有的。

虽然我一个人住,但是乐观总是需要的。疫情这么严重,谁也想不到。其他从方舱回来的人,有时候会找我诉苦:“有些人太敏感,看到阿拉,像看到病毒一样,躲得远远的。”

这个问题呢,我也一直劝大



讲述人:武银屏

在社区做志愿者期间感染新冠病毒,因为一段与家人的语音为人们所熟知

家,不要太放在心上。别人要这么想,你也改变不了。一方面,要是换过来,你会不会也有点害怕?另一方面,上海是讲科学的地方,懂的人还是绝大多数。

我举了个例子。楼道里有一个邻居是护士,要去医院上班10天,家中只留下一老一小。有一天晚上,她给我打电话,说小孩有点皮肤问题,拜托我到她家里,拍了孩子皮肤的照片,传给她。护士是专业人士,都不怕我们,这说明什么?不要被别人的看法搞乱了心态。

有人对从方舱归来的一些遭遇,表达不满。其实有的问题,我也碰到的,但我觉得要有点耐心。上海这次有60万感染者,政府怎么会不管我们呢?现在疫情还没结束,我们还是低调点,多呆在家里静养。等到一切回到正轨,我们放心外出,那不是更好吗?

这次上海疫情,我当了志愿者。感染了,我也没抱怨。因为阿拉都是上海人,因为阿拉都爱上海。我现在的想法,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,希望上海尽快康复。等康复了,我也想到晚报报社去看看。 **新民**